

庫文衆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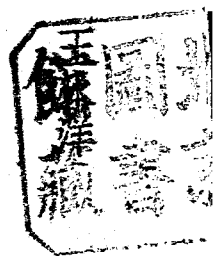
密告客海老



行印會員委審編物讀衆民部育教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老海客告密（評詞）



濟南城裏寬厚所街，有個破落戶子弟，名叫做鄧筱航。他父親鄧福航本是個中等鹽商，臨死拋給筱航八九萬家財。那時鄧筱航才十八歲，一見父親去世，沒了管教，便退學在家，遊手閑玩，吃喝嫖賭，又抽大烟，更兼族家街坊，見他年幼無知，揮金如土，便來千方百計詭騙他，這樣七八年光景，八九萬家財喪送了十之八九，後來又抽上海落英。可憐剩下的家產本已有限，再加海落英癮一催，便像風掃落葉一般，轉眼間祇落得個赤貧精光。只因他是少爺出身，又上過中學，爲人却還厚道，雖說拋上海落

英，還不肯爲非作歹。

不覺到了民國二十六年夏天，鄧筱航又交上一個抽海洛英的朋友，名叫馬漢三，這馬漢三有一大家人，住在官黎營街，不見他爲官經商，手裏却很有錢花，時常拿幾包海洛英送給筱航，一天晚上，鄧筱航跟了馬漢三在南崗子左近閒蕩，正愁沒錢買海洛英過癮。馬漢三忽然說道：筱航，如今官家追捕得緊，在外邊抽很不方便，我領你到一個保險的地方去抽，你也開開眼，我請客，請你過個足癮！筱航一聽，喜之不盡，便不多問，跟了就走。

原來這時候政府厲行禁毒，抓住抽海洛英的，不滿一元錢的，先打後戒，再罰苦役；滿一元錢的。不問是抽是買是賣是存，

「律槍斃不赦。因此一般抽海客與約害怕糾纏不迭。當下二人隨走隨說閑話，不多時走到緯二路北頭，日本居留民俱樂部附近，馮漢三走在前頭，推開路旁一個小門進去。彼航抬頭看時，門上橫玻璃上，寫着「有田公司」四個字，便知道是一個日本烟館。進門是一條黑洞洞的夾道，轉彎走上樓梯，上了二樓。一連是五個房間，門邊都定着牌子寫着字，是鴉片室，白丸室，快上快室，海洛英室，密談室，彼航抽大烟是早把家產弄光了，且都是在家裏抽，自從抽了海洛英，還沒到這地方來過，一見這樣公開大弄，心裏就不由得懷疑，問道：「漢三，這地方就不怕政府來抓嗎？」馮漢三笑道：「傻兄弟，這裏就和租界一樣，日本人開的，」

那個敢來正眼看一眼？」說着，馬漢三推開海洛英室門，二人一同進去，筱航看時，屋裏靠牆一遭板床，用木板隔成十幾格，每一格中間放一個小長方矮桌，桌兩邊可坐二人；那格局全像北方澡堂的鋪位。早有十多個人坐在板床上仰着頭抽烟捲。

二人在靠窗的一面佔了座位。就有小伙計過來問道：「要幾客？」馬漢三說：「先來兩客罷！」小伙計走後，筱航抬頭往牆上看，上面貼着一些「標語」，大都是「蓬萊雲霞神仙境」一類，其中一個却寫着：「如有機密事項，請到密談室去！」另一個是：「後身即係丸古班，推窗一招就到！」筱航早知道丸古班是日本娼妓班子，一看便曉，獨有那個「到密談室去的標語」，却不甚清

楚。便問馬漢三說：「漢三，這密談室是做甚麼的？」馬漢三笑着說：「哼，老弟你真是難，日本領事署武官島崎忠信，常在那裏接洽事情，要有和他接洽事情的，可以到密談室裏去；再則若要招呼條子（就是叫妓女來耍），不管是中國的日本的，也都可以臨時借用那房間：」說時聽得門外樓板上喀登喀登的皮鞋響，馬漢三一看，便指着說：「快看，快看，那不是，島崎武官來了，」彼航轉過臉去看時，島崎早走過去看不見了，玻璃上看見祇有兩個中國流氓。隨後走過去。

這時剛才那小伙計端着兩個小白磁盤走來，放在矮桌上，一個矮桌上有一個白紙包，一盒洋火，一盒小大英烟捲。馬漢三破

開一個白紙包，裏面又有十個小白紙包；便破開一個小包，抽出一枝烟來，一面往烟捲頭上裝海洛英，一面却俯在小夥計的耳朵上低聲說：「你去對武官說，我在這裏招待一個朋友，等一會人走了我去見他……」那小伙計笑着點點頭走了，筱航祇顧貪着吃海洛英，沒聽清楚。

二人各吃了兩三小包，一齊咳嗽了一陣，吐了兩口黃沫。筱航伸伸胳膊腿，來了精神，心裏却有點不安，便問馬漢三說：「漢三，這地方是真保險嗎？」馬漢三哈哈大笑說：「老弟你放心，當大哥的不能害你！」筱航說：「那麼，在這裏抽不出門是保險了，可是這地方差不多和明的一樣，出門以後呢？不怕有稽查跟

「嗎？」馬漢三說：「稽查？哼！讓他跟去吧，你不攜帶出去，他跟不是白跟？這也要看什麼情形，比方說，你願意在家裏抽，你可以把錢交給賤房，由公司派人送到你家去。」筱航搶一句道：「要是在家裏查出來呢？」馬漢三說：「事情就在這裏，要是光是一個顧主，那他可不能保你在家裏的險，要是你和島崎武官接洽過什麼事情，替他辦過事，當你被警察局捕了去的時候，他就可以想法託人把你弄出來。你想吧？你幾時聽說過，混日本洋行事的遭這案子？他們是成天帶着私貨走的……」

筱航聽了得意不置，心裏想道：「日本人的勢力真就這麼大嗎？政府就這麼怕他，這麼聽他說嗎？其實我並沒錢想買着帶出

去，更沒錢買一大批叫公司派人送到家去，祇要在這裏抽真沒危險，就算完了，別的管他做什麼！」正在想，又聽見樓板上皮鞋聲，急忙看時，剛才那兩個流氓在玻璃窗外走過去，後面一個日本軍官，說着很好的中國話說：「二位請放心做去吧，你那邊弄好了，我這邊一準辦，沒有錯的，哈哈：慢走慢走」筱航聽了，心上一怔，正不知道那邊弄好了這邊準辦的都是什麼勾當。却見馬漢三霍的跳下床來說道：「老弟你等一等，我到外邊有點事，一會就回來！」說罷開開屋門，向左一拐看不見了。筱航看了想道：「左邊沒有別的房間，祇有一個密談室，莫非他真到密談室裏和日本軍官接洽事情不成？哼，這傢伙倒真有點鬼崇哩！」

「海洛英室和密談室祇隔着一道木板牆壁，彼此動靜都聽得見，筱航想罷便一面抽着海洛英，一面側耳細聽，只聽見馬漢三的鼻音和那日本軍官的口音，嘍嘍喳喳，却聽不清楚。筱航就索性不留心聽他，覺得事不關己聽他做什麼？却只顧一包包的抽海洛英，每抽一口必定抬頭仰臉，一抬頭仰臉，便看見對面牆上那個「標語」：「如有機密事項，請到密談室去！」他就瞪着眼看看那些字出神，想：「既是機密事項，却明目張胆寫在牆上，真是全不把中國人看在眼里了，可是機密事項到底是些什麼勾當呢？」

筱航正在這麼瞪着眼呆想，冷不防馬漢三又回來了。馬漢三見他看着「標語」發呆，便一拍他的肩膀說道：「老弟想什麼？」

想丸古班的日本姑娘嗎？」筱航怔了一怔：說：「不是，咱這顆蛤蟆怎能想吃那天鵝肉呢？我是納悶，這上邊說的機密事項，到底有些什麼事呢？唔，你到那屋裏談了些什麼？」馬漢三想了一想說：「咱們走吧，以後我慢慢的告訴你，」說罷掏了三塊錢拋在矮桌上，二人走出了「有田公司」，到馬路上看標準鐘時，已經快十一點了。

路燈底下二人分手，馬漢三自同官紮營街去了，筱航抽海洛英抽得過多，肚裏發熱，向東走了一段路，却更熱辣的燒上來，便花二分錢買了一角西瓜，將破褂子搭在肩上，一頭吃着西瓜一頭歪歪斜斜走回家來。到了家撥開門，轉亮了油燈一看，老婆

早已睡了，便脫了衣服躺在炕上。却因拙海落英太多，過於興奮，不能就睡着。就想找點書看，——他有這麼一個毛病，每天深夜過足了癮，總要看一點閑書，破報，小唱本解悶。光床頭桌上翻了一陣，全是些早看過多少遍的破爛紙頭，很不合意，忽見桌上硯盤子底下墊着一本大書，筱航抽出來一看，祇見書皮上濃染着紅鮮鮮一片血，再往上看時血泊跪着一個人，上身脫得赤條精，在旁邊畫着一個相貌凶惡的日本兵，正在手拿一把牛耳尖刀割那跪着的人的鼻子，旁邊印着四個紅色大字：「五三血債」：原來是民國十八年濟南反日會搜集「五三慘案」日本帝國主義在濟南行兇作惡的真跡，印就的一大本文獻。

筱航不看便罷，一看見這本書，心裏不由得跳起來，不光是看見這書聯想起在日本煙管理看見的光景，連他自己，已往的事情都想起來了，筱航且把那書放在枕頭邊，便躺着細想：五三慘案以前，他父親才死去不久，他才學着花錢，還時常和中學裏同學們來往，當五三慘案發生時，他還很有錢，並且親眼看見日本兵行兇，以後他要逃到鄉間去，路上又受了日本的搶劫。回濟南以後，有一個姓張的女同學，送給他這本書，勸他捐點款參加反日工作，他因為貪圖玩耍，沒有參加，那女同學本和他很好，再進一步就是戀愛了，祇因他不參加反日工作，才把他丟了，直到現在他還想念那個女同學。現在的老婆葛氏，却是原來很熱的——

個暗想：限也以後，到很守本分，祇是究竟不如那個姓張的女同學好。筱航末後就想：「要是那時候聽了她的話，恐怕現在還不致流落到這個樣子呢！要是從那以後人人都知道努力反日，這血債大概快要討同來了！」

想罷，便看那本書，書裏邊除去照片圖畫，報告，記事，日記以外，還有許多論文，都是主張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解放中華民族的。他看了自然很動心，尤其那些圖畫照片，不是親眼見過的情景，便是聽見說過的事迹，看來正像就在眼前一般。心頭不覺發狠，一時間直想先從戒煙做起，然後再說報仇雪恥的事。這時馬漢三倒叫他忘記了。大凡是海洛英的人，精神多不健旺

，興奮一陣，就不知不覺的就沈入夢中。

第二天正是七月八日。快到正午的時候，筱航才從睡夢中醒來。一睜眼，葛氏便說：「快起來到街上去聽聽罷，聽說日本人又鬧了亂子了！」筱航聽，吃一大驚，問道：「在那裏？在本城麼？」說罷，揉着眼睛，還以為晚上看「五三血債」看的在做夢。葛氏說：不是在本城，聽說是在北平！」筱航聽了，這才清醒過來，心頭亂跳。趕快穿好衣裳，也不洗臉，渴口開水送一點鴉片煙灰到肚子裏，便大踏步走出家門，要到街上去看報。

街上人撞來撞去，驚慌失措，好似大難臨頭一般，筱航急急走到報牌跟前一看，第一條大新聞大字題目寫着：「五三血述」

乾，蘆溝橋頭又生事變，日軍蓄意挑釁推行侵略，我軍英勇抵抗保衛領土……」本文中便詳細述說七七事變發生的經過。航夜來剛看過「五三血債」的文獻，心裏本是怒不可遏，看了這新聞更加氣惱，五三慘案當時目寇瘋狂屠殺的情景，又鮮血淋淋的活顯在眼前，直急得一顆心要從嘴裏跳出來。他把一切有關係的新聞，一個字一個字的從頭到尾看了兩遍，一言不發，回到家來。

他回到家把消息告訴了葛氏。吃了早飯，去找一個在報館作事的同學，探聽事變的真象，和將來解決事變大概是什麼辦法，沒有找到。回家之後便查舊報，想看看以前登過的關於中日關係的論文。原來他有許多同學，都是文人，都定報看。他時常把

他們看過的殘報敘來，看完之後，便賣給雜貨店包貨，換錢來買海洛英站，但報上有愛看的文章時，他便留下不賣，預備沒報看時再看。誰想他留的報多是副刊，雜文，小說版，遊藝欄之類，沒有研究國家大事的文章。他翻查舊報，捫着心口，自己發悵道：「該死，爲什麼平時不留神？到現在查點東西也查不到！真悶死人：：」他這樣忙亂了一天，連過癮也忘了。

此後魏航每天仔細看報，每天去訪有學問的同學打聽。怎奈那些有學問的同學，平日多看不起他，現在又因他海洛英，覺得他這麼上緊打聽這些事情，不是老海客的行徑，疑心他有什麼作用，都不肯對他說實話。魏航不知這些情由，祇是覺得悶的慌。

報上的消息，一天一天嚴重起來，到了七月底八月初，北平天津都失陷了，濟南人心着實慌亂，有身分的人，都忙着搬家，筱航是個窮光蛋，倒不替家產操心，祇是日夜想着國家大事。

一天晚上，筱航在街上又碰見馬漢，馬漢二，搖頭擺尾，洋洋得意的走着。筱航上前一把拉住說道：『漢三多日不見，一向你幹些什麼？』馬漢三笑道：「從那天以後，我天天有事忙，所以沒找你，如今我想找你談談哩！」筱航說：「好，我先問你，你看現在這局面怎樣？你知道嗎？」馬漢三把手杖掄了兩遭，說：「唔，這裏說話不便，咱們到『有田公司』去吧，

筱航同意，二人坐了車，進到偉二路北頭有田公司來，進了

大門，上了樓梯，遇見小伙計，馬漢三便說，『喂，老弟，送兩客到密談室來，裏邊沒人罷？』小伙計點頭答應：『沒人，去罷，隨後送到。』筱航聽說要進密談室，心裏納悶，忖道：『有什麼大不了事，要進密談室？』想着，便又想起那天他的鬼祟情形，事情也就明白個大概了，原來近日報紙上，已經時常提到漢奸的事情，筱航拿報紙上的話和密談室的鬼祟情形一比。就知道進密談室的大半就是漢奸。因此心頭亂跳了，打算不跟馬漢三進去。轉又想道：『且進去聽他說些什麼也好！』

筱航這樣想時，早已進了密談室的門，馬漢三同手關了門，一仰身坐在一張大沙發上，拍着褥墊說：『坐下，坐下，坐下說

話！」筱航坐下。小伙計送了兩客海洛英來，即刻走了，馬漢三又關好了屋門，笑着底聲說道：「你要問事變的真象，和將來怎麼解決是不是？」筱航點點頭。馬漢三得意洋洋的說：『現在北平天津早被日軍佔了，眼看就要過滄州下德州，這就是真象，這就是解決的辦法，這就是樣子，將來不久，我們這濟南府也要照樣被日軍佔了哩……』航一聽好似晴天起一個霹靂，吃了一驚，原來他平常並不能想到這一步，便吃吃的說：『那怎麼得了？那怎麼得了？你說，我們中國究竟怎麼辦呢？』馬漢三冷笑道：『老弟，你問中國怎樣辦幹什麼？你又不是軍政要人，你只問你郵航個人怎麼辦罷！』筱航一聽又是一驚，原來他真還沒有想

他自己應該怎麼辦過。想了想便說：「我自己麼？唉！可惜我當兵扛不動槍，抽老海抽毀了，宣傳拿不的筆，念的書都荒廢了，捐款出不得錢，家業都賣光了：好在祇有一個老婆，拖起來逃跑就是了！」馬漢三又是一聲冷笑，說：「老弟，你還真想當個犧牲救國的英雄，至死不屈的公民麼？你醒一醒想一想：國家對你有什么好處？老實告訴你，把你拿住就要槍斃哩，犯不着……」筱航又吃了一驚，但轉念想道：「拿住我就要槍斃，那是因為我拍海洛英，那是我自己造的罪，並不是國家虧我。」便說：「那麼，我就住濟南等着好了！」馬漢三道：「那算你住着等死！你記不得五三？那時日軍見人就殺，不管你是窮是富是老是少，這

一同日軍進來恐怕比五三還要厲害……

筱航聽了，抓耳撓腮，左思右想沒有道路，却是更加恨那日寇，五三的慘景，和那天看見的鬼祟情形，聯成一片，漢奸的罪惡，明明白白的顯在眼前，要不是知道身在日本烟館，面對漢奸嫌疑，人馬漢三，他定要破口大罵日本和漢奸了。他在這樣的想着，馬漢三却直當他是差不多了，便拍着筱航的肩膀說道：「老弟，別爲難，有你漢三大哥在這裏，祇要你肯聽我的話，保你不光沒災禍，反倒有好處……」筱航問道：「唔，聽你的話，怎麼辦呢？」馬漢三說：「這也不難。你得明白，將來日軍到了濟南，這濟南就成了日本人的天下，中國人祇有任他殺任他斫的分兒，一點辦法

也沒有，這是說沒有準備的話。要是你現在替日本人作一點事，日本人那裏有了你的名字，將來日軍到了你不光沒災禍，還能有官做呢？」漢抗聽了，心裏一跳直想叫出來，想道：「這不是當漢奸麼？那怎麼能行？」轉念又想：「原來他是騙我去當汗奸呀，現在且不聲張，看他怎樣說罷！想罷，定一定神便說：啊，老兄說的果然不錯，可惜我不認識日本人，找誰來引進呢？再說像我這樣的人。能幹點甚麼呢？」馬漢三一見筱航吐出心腹，叮了又叮，叮得筱航嘴上千應百允以後，便說：『老弟，你既是有心替日本作點事，那也不難，一個人有一個人的用處，探聽消息，暴動攘亂那些險事全用不着你，祇用你做一件事，既平安又穩

營：『天就插嘴問：『到底是什麼事呢？』馬漢三說：『老弟別忙，聽我告訴你。你家是鹽務出身，以前也是大家，城裏東南關這幾十家大鹽商你都認識。你可常到他們家中走走，勸他們不要搬走避難，就說日本軍來了，他們更能過平安日子，把他們留住。以後，就勸他們聯合起來，要求本省當局不要參戰，祇是保境安民，免得百姓橫遭戰禍，他們都是財主。一定願意聽你這話，他們聯合起來力量很大，要求當局，也一定能生效力。至少也要勸住他們，安居濟南不想搬家避難才行。老弟仔細想，這事情再輕快沒有了。不用作難，也沒有危險，順口一說，就能成功，可是成功以後，這一功可真不小哩。你要願意幹的話，我現在給你

三十塊錢，趕快做身新衣服，穿了好去走動，對那些財主你就說已經把癮戒了，那樣他倒容易信你的話。以後你沒錢花，祇管向我來要……』

鮑航加心用意聽了一遍，明明知道這是一套詭計，一時却捉摩不消這其中有什麼利害，不過汗奸既要這樣，對中國人有害却是一定的。爲着急於躲開馬漢三，他就說：「事情可以做，錢暫且可以不要。」誰想那馬漢三說：你不要錢，就是你沒有真心，鮑航祇得把錢收了，馬漢三又再三再四叮囑了。約定每隔三天向他報告一回，鮑航也答應了，二人又把兩客海洛英抽淨，便各自分手。

筱航出了有田公司，街頭上看看標準鐘，已經夜十二點了。便急忙往城裏走去。街上行人很少，街風昏黃，十分淒涼。却覺得身後有人跟隨，回頭看時，乃是一個穿灰布大衫的中年男子。光着頭，手裏搖着一頂破草帽，離他二三十步，不緊不慢的跟着他走。筱航初是沒放在心上，手裏握着三張十元鈔票，仍往前走，心裏却想道：『馬漢三這傢伙既是奸好，我就應當和他斷絕來往！』轉念又想道：『光是和他斷絕來往也不是辦法，他是國家的仇人，對着敵人禍害中國，我一定要把他告倒才行，可是怎樣告法呢？』

筱航自肚裏思着，走了一段路，仍然覺得身後有人跟隨，同

頭看時，還是那個穿灰布大衫的人。筱航一看，心裏便明白了。原來是便衣偵探從有田公司門口就跟上了，想着不由得心頭害怕起來。更加急切的打算怎樣處置這件事情，想道：『要不趕緊處理清楚，連自己也陷進火坑裏邊了。』筱航一頭想着，爲着假裝鎮靜，便到街頭一個餛飩挑子上吃餛飩，叫道：『掌櫃的，來一碗蔗汁拌的！』說着斜眼看那穿灰布大衫的中年男子時，正在急急向他走來，筱航心裏慌亂，不知如何是好，當時那人已經走到眼前，伸手抓住筱航的胳膊說道：『跟了半天原來是你。走，到那邊我給你說句話。』

筱航打一個冷戰，定睛看那人時，果真是一個便衣偵探，幸

而却一個熟人名叫劉雲臣。毓放了心，便跟着劉雲臣走，劉雲臣走着說道：『從有田公司門口，我就跟上了，原來還是你哩。你跟馬漢三那傢伙一塊出來，你認識他嗎？他在裏面幹了些什麼？你看見過嗎？』毓聽了暗暗叫聲慚愧，想道：『幸而他還不疑我是漢奸，我正愁我沒法處置這事，何不對他說了，第一早早把漢奸除掉，第二我也好卸了責任免去嫌疑，第三他是幹這個的，自然有辦法。』想罷便說：『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到我家，再告訴你。』劉雲臣答應了。

二八回到寬厚所銜。毓家裏。毓先把那五十元錢放在岸上。便把怎樣和馬漢三認識，怎樣和馬漢三一塊進有田公司，馬

漢三怎樣誘騙他，怎樣叫他勸住大鹽商們不逃，怎樣怂恿鹽商要求當局保境安民，從頭到尾說了一遍。末後說道：『雲臣哥，你早知道我有一口老海癮，多蒙你看顧，不曾捉去辦法。可是這件事我却不肯喪盡天良去當汗奸賣國求榮，自從我出了有田公司的大門，我便心裏盤算，怎樣把這事情告白出來，可惜還沒有想到辦法。老哥是幹這個工作的，來的正好，你就幫我告密罷。』劉雲臣聽了拍手說道：『好極了，老弟真是好漢子。我跟你說，馬漢三這傢伙我們早跟上了，祇是還沒得到確實證據，不好下手，有老弟作證，雖然祇早一點，也就夠了！只怕一過堂，上邊看出你抽老海來，你身上須不方便！』毓聽了想一想，呀定牙關說

：『我早已自恨戒不了煙，這番前去告密，如果被發覺了，我想還不致死罪，把我禁在功德林也就完了。我已拿定主意，無論我有什麼危險，這漢奸是定要除掉的。』

劉雲臣聽了，很是感動，說道：『老弟放心，隊長跟前有我成全你。』當時二人逕投偵探隊來，向隊長報告了。便連夜派人送到官黎營街去捕馬漢三。由筱航做引線，先把門叫開，馬漢三恰好在家，並且還有三個奸黨。偵探隊員率領警察兩班一湧齊上，把馬漢三等四人全行捉住幫綁了，又搜查了一遍，查出許多文件，和秘密通信器材。同到偵探隊裏，人證物證俱全，一審就明白了，四個漢奸全執行槍斃，鄧筱航因告密有功，賞洋二百元交

醫院戒煙，免受吸毒的刑罰。正是：熱心愛國，老海客告密：滾湯散風，小奸黨伏誅。

四、仿印本書文字插圖格式及內容，須悉依原本不得增刪或變更，如認為有應修改之處，須將擬改之文字徵得教育部之同意，或呈請教育部核准。紙張不必與原本相同，但以本國紙為原則。

五、仿印本應於封面上註明「經教育部核准仿印」及「某某書局印行」字樣，並於封面底頁登載教育部准予仿印之批示全文。

六、仿印本之封面上除書名及前條所列各項外，不得夾印其他字樣，封面裏面亦不得附印其他文字。

七、仿印本之賣價不得超過教育部原定之價額。

八、不依本辦法私自仿印者，經縣市政府查明後，呈由上級機關轉報教育部禁止其發行。

九、本辦法自公佈日起施行。

仿印教育部民衆讀物及播音小叢書辦法

一、教育部編印之民衆讀物及播音小叢書，除中央黨政機關商得教育部同意或各省市教育窮局呈經教育部核准均得仿印分發外，其他發行教育書籍之書坊如欲仿印發行，均須遵照本辦法辦理。

二、仿印之書坊，須備具聲請書連同樣本三份，呈請教育部核准後方得發行。

三、聲請書應記明左列各事項：

甲、發行版數及每版部數；

乙、仿印用途；

丙、賣價

丁、聲請仿印之機關；

戊、發行人之姓名，住址，略歷。

賽領三分